

官場現形記

第二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4034(4)/2:2

新式
標點

官場現形記目次

卷一

第一回	望成名學究訓頑兒	講制藝鄉紳最後進	一
第二回	錢典史同行說官趣	趙孝廉下第受奴欺	九
第三回	苦鐸差黑夜謁寅堂	悲鐸級藍呢糊綠轎	二〇
第四回	白簡留情補祝壽	黃金有價快升官	三〇
第五回	藩司賣缺兄弟失和	縣令貪賊主僕同惡	四〇
第六回	急張羅州官接巡撫	少訓練副將降都司	五一
第七回	式宴嘉賓中丞演禮	采辦機器司馬濫交	六二
第八回	談官派信口開河	虧公項走頭無路	七三
第九回	觀察公討銀反臉	布政使署缺傷心	八四
第十回	怕老婆別駕擔驚	送胞妹和尚多事	九五
第十一回	窮佐雜寅緣說差使	紅州縣傾軋鬬心思	一〇七
第十二回	設陷阱借力殺人	割靴腰隔船吃醋	一二〇
第十三回	聽申飭隨員忍氣	受委屈妓女輕生	一三一
第十四回	剿土匪魚龍曼衍	開保案雞犬飛昇	一四五

第十五回	老吏斷獄着着爭先	一五八
第十六回	瞞賊賊知縣吃情	一七二
第十七回	三萬金借公敲詐	一八五

卷一一

第十八回	頤德政大令挖腰包	一
第十九回	重正途宦海尚科名	一六
第二十回	思振作勸除鴉片烟	二九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贏當場出醜	四一
第二十二回	叩轅門蕩婦覓情郎	五四
第二十三回	訊姦情臬司惹笑柄	六六
第二十四回	擺花酒大鬧喜春堂	七九
第二十五回	買古董借徑謁權門	九五
第二十六回	模稜人慣說模稜話	一〇七
第二十七回	假公濟私司員設計	一八
第二十八回	待罪天牢有心下石	二八
第二十九回	優道台訪豔秦淮河	一四三
第三十回	忍娘舅當場露馬脚	一五六
	查參案隨員賣關節	一
	講理學官場崇節儉	一六
	巧逢迎爭製羊皮褂	二九
	弄巧成拙驀地撤差	四一
	奉扳輿慈親最孝子	五四
	造假信觀察賺優差	六六
	撞木鐘初訪文殊院	七九
	獻巨金癡心放實缺	九五
	勢利鬼偏逢勢利交	一〇七
	因禍得福寒士捐官	一八
	趙公郎署無意分金	二八
	閻統領宴賓番菜館	一四三
	飾嬌女背地結鴛盟	一五六

第三十一回 改營規觀察上條陳

說洋話哨官遭毆打……………一七二

卷三

第三十二回 寫保摺筵前親起草

謀釐局枕畔代求差……………一

第三十三回 查賬目奉札謁銀行

借名頭斂錢開書局……………一五

第三十四回 辦義賑善人是富

盜虛聲廉吏難爲……………三一

第三十五回 捐鉅資統轄得官高

客小費貂璫發妙謔……………四五

第三十六回 騙中騙又逢鬼魅

強中強巧遇機緣……………五七

第三十七回 繳憲帖老父託人情

補札稿寵姬打官話……………七三

第三十八回 丫姑爺乘龍充快婿

知客僧拉馬認乾娘……………八四

第三十九回 省錢財懼內誤庸醫

瞞消息藏嬌感俠友……………九六

第四十回 息坤威解紛憑片語

紹心法清訟詔多才……………一〇七

第四十一回 乞保留極意媚鄉紳

算交代有心改賬簿……………一二一

第四十二回 歡喜便宜暗中上當

附庸風雅忙裏偷閒……………一三一

第四十三回 八座荒唐起居無節

一班齷齪堂構相承……………一四二

第四十四回 跌茶碗初次上臺盤

拉辮子兩番爭節禮……………一五四

第四十五回 擅受民詞聲名掃地

渥承憲眷氣餒薰天……………一六九

第四十六回 却洋貨何書挽利權

撈銀票公子工心計……………一八五

卷四

第四十七回	喜掉文頻頻說白字	一
第四十八回	還私債巧邀上憲歡	一一
第四十九回	焚遺財傷心誅命婦	二五
第五十回	聽主使豪僕學摸金	五〇
第五十一回	覆雨翻雲自相矛盾	五六
第五十二回	走捷徑假子統營頭	七三
第五十三回	洋務能員但求形式	八八
第五十四回	慎邦交紆尊禮拜堂	一〇一
第五十五回	呈履歷參戎甘屈節	一一三
第五十六回	製造廠假札賺優差	一三〇
第五十七回	慣逢迎片言矜秘奧	一四九
第五十八回	大中丞受制顧問官	一六一
第五十九回	附來裙帶能諂能驕	一七六
第六十回	苦辣甜酸遍嘗滋味	一八八
	爲惜費急急煮烏烟	一
	騙公文忍絕良朋義	一一
	造揭帖密計道羣姬	二五
	抗官威洋奴唆吃教	五〇
	依草附木莫測機關	五六
	靠泰山劣紳賣礦產	七三
	外交老手別具肺腸	八八
	重民權集議保商局	一〇一
	遞衍條州判苦求情	一一三
	仕學院冒名作鎗手	一三〇
	辦交涉兩面露殷勤	一四九
	洋翰林見拒老前輩	一六一
	掌到銀錢作威作福	一七六
	喜笑怒罵皆爲文章	一八八

嘴裏不作聲。

胡統領道：「現在錢也出了，我的萬民傘呢，這點虛面子，他們總不好少我的罷？」周老爺道：「這個自然。」胡統領道：「一萬銀子買幾把布傘，我還是不要的好。」周老爺道：「叫他們送緞子的。城裏一把，四鄉四把，至少也得五把。」胡統領道：「我不是稀罕這個。爲的是面子。被上司曉得，還說我替地方上出了這麼大一把力，連把萬民傘沒有，面子上說不下去。」周老爺答應着，見話說完，退了下去。一頭走，一頭想，心想：「這送萬民傘的事情，須得同本地紳士商量。現在這些人，一齊把統領恨如切骨。說上去，非但不聽，而且還要受他們的句子。不如且到縣裏，與同莊某人斟酌斟酌再說。」主意打定，立刻坐了轎子，到縣裏拜會莊大老爺，說明來意。莊大老爺道：「我雖是地方官，這件事也不好勉強他們，須得他們願意。而且我也不好同他們去談這個。你去找捕廳單某人，他與本地紳士還聯絡，不如叫他去說說看，說成了固然是好。倘若不成功，他的主意多，叫他想想法子，弄幾把傘，有幾個人送了去，統領面子上糊得過，不就結了嗎？」周老爺道：「單某人是認得的，如此即刻去找他。」說完，辭了出來。

捕廳就在縣衙東面，也不用坐轎子，踱了過來。單太爺接着，寒暄之後，便問：「老堂台同統領幾時動身？」晚生明日還要請老堂台敘敘，一定要賞光的。」周老爺自然謙了幾句，便將來意告知。單太爺道：「紳士商人，於統領的口碑都有限。如今要他們送萬民傘，就是貼了錢，也萬萬不會成功。不如不去說的好。老堂台如果怕統領面子上難以交代，晚生有句老實話，除非統領大人自己挖腰包不可。若是現在外面口碑而論，就是統領大人自己把牌傘做好，交給他們，他們也未必就肯送來，因爲來了就要磕頭的。老堂台如今要辦這個，依晚生愚見，這筆錢是沒有人肯出的。果然自己挖腰包，把傘做好，由晚生這裏雇幾個人替你捱了去，也還容易。但是這些戴頂子送的人，那裏去找？」

周老爺聽了不語，心下尋思道：「好在我已拿着他一萬銀子，拚出一二百塊錢，就做把傘，四扇牌，應酬他也不打緊。」想罷，便對單太爺道：「這個錢，現在歸兄弟拿出來，你不必愁。但是請幾位朋友去送，總得你老哥想個法子。倒底你老哥在這裏做官做久了，外面人頭熟，說出去的話，人家總得還你個面子。」單太爺道：「人驕果然熟，然而也要看甚麼事情。我替老堂台想，你們帶來的營頭，還有砲船，那些統領帶帶哨官什長，那一個不是顏色頂子，去同他們商量，到了那天，檢幾個永遠見不着統領面子，叫他們穿着衣帽來送，就是說本地紳衿橫豎進來碰過頭就出去的，那能辦他是真假呢？」周老爺一聽不錯，連稱：「老哥所說極是！」兄弟一一照辦。又把做萬民牌傘的事，託單太爺代辦。單太爺問：「做甚麼樣子的？」周老爺說：「要緞子的。」單太爺楞了一愣，道：「緞子的太貴罷！」周老爺道：「不用緞子，至少也得綾子。你老哥瞧着看什怎省錢，怎麼好看，怎麼辦。兄弟的事情，你老哥還肯叫我多化錢嗎？」說着，又問：「幾天做好，何日去送？」單太爺屈指一算，說：「今天不算，總得兩天做成。一准第三天送就是了。」周老爺回到城外，先去找了趙大人魯總爺一幫人，商量妥當，把人頭派齊，然後回到大船上，稟知統領，自然無話。預備第三天早上，收過萬民傘，德政牌之後，飯後開船回省。正是光陰迅速，轉瞬間已到了第二天了。這天合城文武，在本府衙門，備了滿漢全席，公請統領，並請了周老爺，趙不了等一班隨員老夫子作陪。又傳了一班戲，在廳上唱着。當下自然是胡統領居中第一位，衆官左右坐了相陪。胡統領穿的是吉祥袂，缺衿袍子，反穿金絲猴馬褂。檯子面前放着一個大火盆，燒着通紅的炭。十多個穿袍的管家，左右分班上茶斟酒。到午後兩點鐘入座，一直吃到上燈，還沒有完的。胡統領嘴裏喝着酒，眼裏看着戲，正在出神時候，不提防一陣風來，把戲檯上一幅彩網，吹在蠟燭上，登時燒將起來。雖然當時就被人瞧見，趕緊上前撲救，無奈風大得狠，早已轟轟烈烈，把簷上卦的彩網，一齊燒着。大衆這一驚非同小可，一時七手八腳，異常忙亂。有些人取水潑救，有些人想拿竹桿子去挑。其時戲檯上已經停鑼，衆戲子一齊站在檯口上，幫着

出力。幸虧其中有一個唱開口跳的小丑，本事高強，攀着柱子爬了上去，左一拉，右一拉，纔算把彩綢扯下，餘火撲滅。一場大禍，頓歸烏有，衆人方纔把心放下。回看地上，業已滿地是水，當差的拿掃帚掃過，重新入席，開鑼唱戲。

當火起的時候，胡統領面色都嚇白了，就叫：『打轎子！』說：『要回去。』後見無事，衆官又過來一再挽留，請大人寬用幾杯，替大人壓驚。誰知這位統領大人，是忘諱最多的，見了這個樣子，心上狠不高興，勉強喝過幾杯，未及傳飯，首先回船。衆人亦紛紛相繼告辭。胡統領回到船上，開口就說：『今日好端端的人家，替我餞行，幾乎失火，不曉得是甚麼兆頭！』衆人不敢回答。虧得文七爺能言慣道，便說：『火是旺相，道是大人升官的預兆，一定是好兆頭。』一句話就把他老人家提醒，說說笑笑，依舊歡天喜地起來。

到了第三天，手下的人一齊起早伺候。碼頭上本有彩棚，因爲統領定於今日動身回省，首縣辦差家人，重將彩綢燈籠，更換一新。大小砲船，一律旌旆鮮明，迎風招展。碼頭左右，全是水陸大小將官，行裝跨刀，左右鵠立將官之下，便是全軍隊伍，足足站有三四里路之遙。或執刀叉，或擎洋鎗，每五十人，便有一員哨官，手拿馬棒，往來彈壓。德政牌傘言明是日十點鐘，由城裏送到船上。趙大人、魯總爺所派武職人員，一早穿了衣帽，同到單太爺那裏，預備冒充本城紳衿，遮掩統領耳目。單太爺又嫌人數太少，不足壯觀，另把自己素有往來的幾個買賣人，甚麼米店老板，南貨鋪裏掌櫃的，還有兩個當書辦的，一齊穿了頂帽，坐了單太爺預備的小轎。單太爺辦事精細，恐怕惹人議論，叫人悄悄的到傘牌店裏，把五把傘四扇牌取來，送到城門洞子裏會齊。又預先傳了一班鼓手，在那裏候着。等到諸位副爺老板轎子一到，然後將傘撐起，隨着鼓手、德政牌，吹打一同出城。出城不遠，兩旁便有勇兵站街，也有人保護，不怕滋事了。

分派停當，已經九下鐘。合城文武官員，絡續奔至城外官廳伺候。約摸有十點半鐘，只聽岸灘上三聲大砲，兩

傍吹鼓亭吹打起來。胡統領趕忙更換衣冠，頭戴紅頂貂帽，後拖一支藍紮大披肩的花翎，身穿棗兒紅猢猻袍子，天青哈喇呢馬褂，頭戴白頂水晶頂，後拖貂尾，腳踏快靴。其時德政牌傘已到岸上彩棚底下，一衆送傘的人，齊上手本，執帖門上，呈上統領過目之後，便吩咐伺候。岸上又升三聲大砲。只見十六名親兵，穿着紅羽毛黑絨鑲滾的號掛戰裙，手執雪亮鋼叉，鋼叉之上，一齊繞着紅綢。親兵後頭，挨排八個差官，由船到岸，雖祇一箭之遙，只因體制所關，所以胡統領仍舊坐了四人綠呢大轎。轎前一把行傘，轎後一羣跟班。到了岸上彩棚底下，轎朝着衆位送傘的人，謙遜了幾句。

其時地上紅毡官墊都已鋪齊，衆人紛紛磕頭下去。統領一旁還禮不迭。起來又謝過衆人，又留諸位到船上吃茶。衆人再三辭謝。統領送過衆人。其時各砲船船頭上，齊開大砲，轟轟隆隆鬧的鎮天價響。兩旁兵勇掌號，吹鼓亭吹打細樂。統領依舊坐着轎子，由差官親兵等簇擁回船。不提防轎子剛纔檣上跳板，忽見一羣披麻帶孝的人，手拿紙錠，一齊奔到河灘，朝着大船，放聲號淘痛哭起來。其時統領手下的親兵，縣裏派來的差役，見了這個樣子，拿馬棒的拿馬棒，拿鞭子的拿鞭子，一齊上前吆喝。誰料這些人，絲毫不怕，起先是哭，後來帶哭帶罵，罵的話雖然聽不清楚，隱隱間也有一二句可以辨得，說甚麼「官兵就是強盜，害的我們好苦呀！」一派話頭。這些人聽了，愈加生氣，打罵的更凶。那些人，只是哭他的，伏在地下，慢慢化錠，慢慢訴說，只是不動。四面彈壓的人，及碼頭上瞧熱鬧的人，早已聚了無數。哭罵的話，胡統領也並非一無所聞，幸虧這寬宏大量，裝作不知。上船之後，就命立刻開船，離了馬頭。

再說府縣各官，聽說統領就要開船，一齊踱出官廳，上船叩送。走至岸灘，見了許多人，團聚一處，問起根由。衆人不敢隱瞞，只得依實直說。本府不語，首縣莊大老爺，便罵當差的，問他：「爲什麼不早驅逐閑人？現在圍了多

少人在這裏，叫統領大人瞧看，像個什麼樣子呢？」辦差的不敢回嘴。莊大老爺又吩咐：「把地保鎖起來！地保一聽老爺動氣，立刻分開衆人，要想把一個身穿重孝哭的最利害的人，扭了來稟見本官。誰知這個人，並不畏懼，反拿了哭喪棒打地保的頭，嘴裏還說：『我的媽，我的哥，都死在他們手裏，我的房子亦燒掉了，我還要命嗎？他是什麼大人！我見了他，我拚着命不要，我定要同他拚命！』」

其時莊大老爺站在碼頭上，這些話都聽得明白，曉得罵的不是自己，雖然生氣，似乎可以寬些。忙傳話下去，叫地保不要同他囉囉，把他們趕掉就是了。地保得令，同着七八個差役，兩個拖一個，把他們拖走。這些人依舊破口罵個不了。但是相去已遠，統領聽不見。莊大老爺也聽不見，就作爲無其事，不去提他了。

且說各官，捱排見過了統領，各人有各人坐船，一齊各回本船，跟着統領的船，走了有十幾里，統領再三相辭，方纔回去。至各武官，一齊在江邊排隊，鳴鎗跪送，更不消說得。本道駐紮衢州，自從九月生病，請了三個多月的假，上頭因爲我京裏有照應，所以並不動他，地方上雖有事，竟於他絲毫不相干涉似的。自從胡統領到嚴州，一直等到回省，始終未見一面。胡統領也曉得他的來頭，所以也並不追求。

正是有話便長，無話便短。胡統領在船上走了幾天，及到回省，已經是年下。照例上院稟見，一則稟陳勦辦情形，二則叩謝隨摺保獎，照例公事，敷衍過去。下來之後，便是同寅接風，僚屬賀喜過年之時，另有一番忙碌，官樣文章，不必細述。單說同去的隨員黃文兩位，各自回家。周老爺原有撫院文案差使，撫憲同他要好，一直未曾開去。他回省之後，原舊可以當他的差使。無奈他在嚴州，因與胡統領屢屢齟齬，非但託人到京買摺奏參，而且連賺了他一萬銀子，將來這事總要發作。浙江終究不能立足，與其將來弄得不好，不如趁此囊橐充盈，見而作。所以自從回省之後，一直請假，在朋友家中借住。等到捱過元宵，他又借着探親爲名，上院稟見撫憲，口稱：『親老多病，倚闈望切，屢屢寄信前來，叫卑職回去。今幸嚴州土匪一律剿平，卑職並無經手未完事件，意欲請假半載，

回籍省親。假滿之後，一定仍來報効。」劉中丞是同他有交情的，聽了此言，甚爲關切，不得不允。但嫌半年日子太長，祇給了三個月的假，還說：「隨摺祇保得胡道一人，早奉批摺允准。旨意上並准兄弟擇尤保獎，不日就要出奏，老哥的事情，是用不着吩咐的。」周老爺又請安謝過，然後下去稟辭各上司，辭別各同寅，捲捲行李，搭上了小火輪。先到上海，再圖行止。

按下慢表，再道戴大禮，聽見胡統領回省，先到公館稟見。見面之後，寒暄幾句，胡統領先謝他從中斡旋之事，又提到周老爺，竟其甚不滿意。戴大理便趁勢說了他許多壞話，又說：「這番不給他隨摺，也是卑職做的手脚。」胡統領道：「非但不給他隨摺，而且等到大案上去的時候，兄弟還要稟明中丞，把他名字撤去纔好。」戴大理聽了甚喜。

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周老爺去不多時，這裏大案也就出去。胡統領雖與周老爺不對，屢次在中丞面前說他的壞話，戴大理也幫着在他內運動，無奈中丞念他往日交情，這一番辛苦，不肯撤去他的名字，依舊保了進去。當經奉旨交部議奏，隨手就有部裏書辦，寫信出來，叫人招呼，無非以官職之大小，定送錢之多少，有錢的核准，無錢的批駁，往返函商，不免耽誤時日，所以奉旨已經三月，而部覆尚未出來。此乃部辦常情，不足爲怪。看看一年容易，早已是五月初旬。一日劉中丞正在傳見一班司道，忽然電報局送進一封電傳閣抄，拆開看時，原來是欽差派兩位大員，隨帶司員，馳驛前赴福建，查辦事件。當下中丞看過，便說與衆人知道。藩台回稱：「現在福建並沒有什麼事情，被人參奏，何以要派欽差查辦？」到底臺臺是當小軍機出身，成案最熟，想了一回，說：「聽司裏看起來，只怕查的不是福建。向來簡派欽差查辦的是山東，上諭上一定說是山西，好叫人不防備。等到山東，這欽差可就不走了。然而決計等不得欽差來到，一定有預先得信，裏頭有熟人，沒有不寫信開報的。」劉中丞道：「我們浙江不至於有什麼事情，叫人說話。」司道聽了無話。

劉中丞之後，歇了兩三天，被劉中丞接到京，也是一個要好的小軍機，寫給他的。上頭寫的明明白白，是中丞之三個御史，連參了三個摺子，所以放了欽差查辦。劉中丞至此，方纔吃了一驚。到了次日，又奉上諭，已將省分指派，派兩欽差來浙查辦。但是祇說有人奏，沒有提出御史的名字；此亦照例文章，無庸瑣述。至於所參的是那幾款，上諭未曾宣明。合省官員，雖有幾位自己心上明白，究竟一時亦不得主腦。過了幾日，京裏的那個小軍機，又寫了一封信來，纔把被參的大概情形，約略通知。雖還不能詳細，大略情形，已得六七。

列位看官，須知大凡在小省做督撫的人，裏頭軍機大臣上，如果有人關切，自然是極好的事；即使沒有什麼，達拉密章京——就是所稱爲小軍機的——那幫人，總得結交一兩位，每年餽送些炭敬水敬。凡事預先關照，便是有了防備了。京城裏面，劉中丞雖然不少相好，無奈這些人，聽見他被參，恐怕事情不妙，都有點退後，不敢同他來往。又有人心上狠想通知他，却打聽不出被參的根由，因此不敢多言。本城司道，當中有幾個雖得實信，但是有礙中丞面子，橫豎將來總會水落石出，此時也不便多談。有此三層，所以欽差已經請訓，南下一月有餘，所參各節，劉中丞反不能全然知道，却是這個緣故。

閑話休題，言歸正傳。且說到了六月底，接着電報，曉得欽差已經行抵清江這邊。浙江省城，便委了文武巡捕，前往迎接。趕到七月中旬，業已頂到杭州。探馬來報，聽見離城不遠。文自巡撫以下，武自將軍以下，一齊接到官廳預備恭請聖安。出城不到一刻，遠遠聽得河中小火輪的氣笛，嗚嗚的響了兩聲。兩岸接差的營兵，一陣排鎗放過，便見兩隻小火輪，拖帶欽差及隨員大小坐船二十餘隻，一路衝風破浪而來。船泊碼頭，三聲大炮，隨見兩位欽差，身著行裝，坐了大轎，抬到岸上，一同出轎，走至香案旁邊，東西站定。將軍巡撫以下，都統桌司以上，凡穀得着請聖安的一齊跪定。巡撫將軍居首，口報：「某官臣某人，率領某某人，恭請聖安。」然後叩頭下去。欽差照例回答過。一時禮畢，兩位欽差，祇同將軍學台，寒暄了兩句，見了其餘各官，只是臉仰着天，一言不發，便命打轎。

進城。其時內城早經預備，把個總督行台，做了欽差行轅。此番辦差，非同小可；爲的是查辦本省事件，所以首縣格外當心。藩台又怕首縣照顧不到，另派了一個同知，兩個知縣，幫同仁錢二縣料理此事。

欽差到了行轅，因爲請訓的時候，面奉諭旨，叫他破除情面，澈底根查，所以關防非常嚴密，各官來拜，一概不見；又禁阻隨員人等，不准出門，也不准會客。大門內派了一員巡捕官，同一位親信師爺，一天到晚，坐在那裏稽查。有人出入，都要掛號。這個風聲一出，直把合省官員，嚇的不得主意。到了第二天，欽差又傳出話來，叫首縣預備十付新刑具，鍊子，梃子，板子，棍夾，一樣不得少。隨後又叫添辦三十付手拷腳鐐，十付木鈎子，四個站籠。首縣奉命去辦，連夜做好，次日一早送到行轅。各員聞知，更覺魂不附體。刑具造齊之後，一連兩日不見動靜。合城官員，越發摸不着頭腦。凡欽差一舉一動，首縣及本省所派的文武巡捕，均隨時稟知撫院，今因不見動靜，自然格外驚疑。

到了第三天，欽差行轅，忽然發出一角公文，咨給本省巡撫劉中丞，拆出看時，上面寫的大略，是：「本大臣欽奉諭旨，來此查辦事件。凡與案內牽涉各員，相應咨請貴撫院，按照另開各員，分別撤任撤差看管……」各等語。另外一張名單，共是兩個實缺道，是甯紹台一個，金衢嚴一個，均先撤任；兩個候補道，一個是應支局的老總，一個便是防軍統領胡道台，均先撤差；五個知府，十四個通州縣，建德縣，莊大爺，亦在其內，得的處分，是先行撤任，發交首縣看管；此外全是撤任撤差，發縣看管的，共有三個；佐雜班子裏，撤任撤差的，共有八個；此外武官當中也不少。另有一篇名字，是捉拿劣幕二人，一個還是現在撫院的幕府，三個門丁，兩個是跟藩台的，一個是運司的；又有某處紳士某人，某縣書辦某人，足足有一百五十多個，一時也記不清楚。劉中丞一看，別的還好，偏偏自己幕友，也在其內，乃是第一掃臉之事，而且司道大員，統通有分，便知事情不小，但是來文當中，以及撤任撤差，拿人看管，並不指出所犯案情，惟因事關欽案，既不敢駁，又不敢問，只好一一遵照去辦。這個信息一出，真

正嚇昏了全省的官，人人手中捏着一把汗，欲待打聽，又打聽不出，這一急，尤其非同小可！不在話下。

且說兩位欽差大臣，自從行文之後，行轅關防，急然鬆了許多。就有幾位隨來的司官老爺，偶爾晚上出門，找朋友拜拜客，但是出門總在天黑上床之後，日間仍舊賴在家裏。欽差的隨員，誰不巴給他既出來拜客，人家自然趕着親近，有的是親戚年誼，敘起來總比尋常分外親熱。起先祇約會吃飯接風，後來送東送西，行轅裏面來往的人，也就漸漸的多了。兩位欽差，只裝作不聞不知，任他們去幹。這隨帶司員當中，有一個旗人，名喚拉達，官居刑部員外郎，是正欽差的門生師生之間，平時極其水乳。杭州候補道裏頭，有一管轄城門保甲的，也是個一榜出身，姓過名富，同拉達是同榜舉人，也在正欽差門下。

却說這位正欽差，他是個旗員出身，現官兵部大堂，又兼內務府大臣之職。這盪差使，原上是上頭有意照應他，說：「某人當差勤慎，在裏頭苦了這多少年，如今派了他去，也好叫他撈回兩個。」等到聖旨一下，還未請訓，他先到老公屋裏，打聽上頭派他這個差使，是個甚麼意思。老公說道：「這差使，上頭原先要派某某人去的，我們是自己人，有了好事情，肯叫別人去嗎？所以就在佛爺跟前，替你把這差使求了下來。」正欽差聽了，自然異常感激，隨手說道：「這件事情，鬧的很不小，看家很不好辦，要請請示，上頭是個甚麼意思。」老公鼻子裏撲嗤一笑道：「現在還有難辦的事情嗎？佛爺早有話：『通天底下，一十八省，那裏來的清官？但是御史不說，我也裝做糊塗罷了。』就是御史參過，派了大臣查過，辦掉幾個人，還不是這們一件事。前者已去，後者又來，真正能穀懲一儆百嗎？」這纔明鑒萬里呢！你如今到浙江事情，雖然不好辦，我教給你一個好法子，叫做祇拉弓，不放箭。一來不辜負佛爺栽培你的這番恩典，又可落個好名聲，省得背後人家咒罵；二來你自己也落得實惠。你如今也有了歲數了，少爺又小，上頭有恩典給你，還不趁此撈回兩個嗎？」

正欽差聽了，別的還不在意，倒於這個「祇拉弓，不放箭」兩句話，着實心領神會。等到辭別出京，頂到杭州，

一直恪守這老公的一番議論。外面風聲雖然利害，甚麼拿人造刑具，鬧得一天星斗；其實他老人家，天天坐在行轅裏面，除掉聞鼻烟抽鴉片之外，一無所事。空閑之時，便同幾個跟班的，唱唱二黃連花落，消遣消遣。不但提來的人，他一個不審，一個不問，就是調來的案卷，他老人家始終沒有瞧過一個字，只吩咐交給司員們看。同來的副欽差，雖是個漢人，他的官不過是個副憲，頂子還沒有紅，各色事情，都讓正欽差在頭裏，總不肯越過他去。至於帶來的司員，很少幾個懂得例案，留心公事的，無奈見了欽差如此舉動，一齊沒了主意。其中只有員外郎拉達，因是正欽差的門生，他二人做了一氣，正欽差拿他當心腹人看待，我又同他同年過道台，做了聯手。這位過富過道台，本是個一榜上代，也很有交情。自從到省以來，足足一十七載，從前幾任巡撫，看他上代的面子，也很委過他幾盞差使，無奈他太無能力，不是辦的不好，就是鬧了亂子回來。所以近來七八年，歷任巡撫，都引以為戒，不敢委他事情，只叫他看看城門，每月祇領一百塊洋錢的薪水。每逢牌期朔望，雖然跟了許多司道上院，不過照例掛號，永無傳見之期，真正黑的比煤炭還黑，不料天無絕人之路，偏偏本省出了亂子，接二連三，被都老爺參了幾本，事情鬧大了，以致放欽差查辦。剛巧是他中舉的老師。

頭一天去稟見，巡捕傳出話來說，是「欽差不見客。」初起他還不曉得，老同年拉達同來，過了幾天，拉達先拿着年弟的帖子，前來拜望，敘起來，纔知道是同榜同門，因此非常親熱。拉達受了欽差的吩咐，有心要叫過道台做拉馬。他二人竟其沒有一天不碰頭兩三次。凡欽差行轅一舉一動，本省大憲，自沒有不知道的。自從他二人要好，一班耳報神，早已飛奔的報到撫台跟前了。這幾天，撫台正為這事，茫無頭緒，得了這個信，便傳兩司來商議。還是臬台老練，有主意，說道：「然而過道台是欽差門生，少不得將來要照應他的，大人不如先送個人情給他，一來過道感激大人的栽培，各色事情，沒有不竭力報効的；二來叫欽差瞧着大人諸事都有他臉上，他也不好不念大人這點情分；三則過道台既同欽差隨員相好，也可以借他通通氣。好在目下支應局營務處防軍

統領，出了幾個差使，都沒有委人，大人何不先委他一兩樁？這個人情是樂得做的。」撫院聽了，甚以爲然，立刻應允。等到兩司回去，未到天黑，札子已經寫好，送到過道台的公館裏去了。

且說過道台，自從黑了許多年，手中也着實拮据。現在老同年到了，總得些微應酬點，而且還想老師跟前，吹噓吹噓，再託本省撫憲，另外委他個好點的差使。幸喜他秉性忠厚，只想老同年替他說兩句好話，至於借名招搖的事，的確絲毫沒有。這天正在公館裏打算，「明天請老同年逛西湖，只要一隻船，到了西湖，隨便到岸上小酌一頓，化上頭兩塊錢，便算請過了他，盡了東道之誼。」窮候補了多年，飯館子上都欠不動了，只好打這個小算盤。這正是他的苦處，不料正在打主意的時候，忽然院上送了兩札子來，過道台是多年不見紅點子的人，忽然院上送來兩個札子，還不知道什麼事情，甚是驚訝不定。等到拆開一看，纔曉得是委子兩個差使：一個支應局，一個營務處。這一喜非同小可。第三天上院謝委，磕頭起來，說了許多感激的話。劉中丞也着實拿他灌米湯，還說：「老兄的大才，兄弟是素來知道的，一向沒有機會，所以拿你攔到如今，以後借重的地方還不少。」過道台的底子，畢竟忠厚，從此以後，便一心一意，幫着劉中丞，替他出力，却是後話。不題。

單說他上院下來，次日會見老同年，忙把此事告知。拉達心上明白，回到行轅，亦稟知了老師。欽差會意，等到晚上無人的時候，請了拉達過來，面授機宜，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吩咐了一番。拉達道：「老師的事情，門生還有不竭力的嗎？但是一件，我們也只能以逸待勞，以靜待動，等他們來請教我們。若是我去俯就他，這就不值錢了。」欽差道：「是呀！你老弟的話，一些兒不錯。聽憑你老弟去辦，我沒有不好商量的。」拉達次日，一早便去拜望過道台。門上人說：「我們大人一早就被院上傳了去，下來還要拜客，一時間怕不得轉來。」拉達聽說，只好回去。

且說過道台，是日一早果然是被劉中丞傳到院上。這日劉中丞託稱感冒，吩咐巡捕官止了轅門，凡官員來